

杨志军◎著

中

国

书

商

有儒商 有盗贼 鱼龙混杂
是天使 是魔鬼 毁誉参半

● 敦煌文艺出版社



0447812

272245

中

国

书

商

敦煌文艺出版社

杨志军 著

书 名 中国书商

作 者 杨志军

责任编辑 法 兰

封面设计 何 伟

版式设计 夏 滨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印 刷 兰州八一印刷厂

开 本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13.25

字 数 312,000

版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7—80587—344—5/I·305

定 价 20.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全方位描写书商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素有“中国西部文学之王”美誉的青年作家杨志军继轰动全国的“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之后的又一力作。

出版发行改革中的产物——集体、个体图书批销者，内行称之为“二渠道”，老百姓称之为“书商”。这是近几年产生的一个新兴阶层，也是一个庞杂的阶层，这里既有离退休的大学教授、领导干部，也有刚出校门的待业青年、工矿企业的下岗员工；既有知识渊博、学有所成的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文化不高、品行不端的重新就业人员；既有给广大读者输送精神食粮的知识传播者；也有向众多百姓倾泄污泥浊水的精神垃圾推销者；……总之，这个阶层文化参差不齐，品质良莠不等，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形形色色，斑斑驳驳。

作品文笔清新流畅，故事生动曲折，可读性强，既神秘又诱人，不可不看，不该不读。

作者告读者：

小说的英文词汇是“fiction”，意为虚构、捏造、编造的故事、明知不符合事实而习惯上仍采用的假设。本部作品忠实于小说的英文含义即“fiction”。读者勿忘。

目 录

第一部分：引子

- 1 鬼打的 (2)
- 2 传说二渠道 (5)
- 3 出书的日子 (9)
- 4 初识书商 (15)
- 5 盗书者 (21)
- 6 夏天的故事 (29)
- 7 采访 (40)

第二部分：书商的诞生

- 8 寻口帮与尕少爷 (45)
- 9 收容前后 (54)
- 10 书摊的诱惑 (64)
- 11 六月天 (72)
- 12 天地书店 (79)
- 13 延伸 (87)
- 14 占领兰州 (94)
- 15 走西口 (101)
- 16 北京行 (109)
- 17 从发行到出版 (117)
- 18 首次总发 (125)

19	挫折·····	(132)
20	长沙订货会·····	(139)
21	悬崖上的形态·····	(146)
22	迪斯科灯光·····	(157)

第三部分：膨胀

23	回归·····	(169)
24	夺取“无量山”·····	(181)
25	大成功·····	(192)
26	幽幽情·····	(203)
27	旱獭公司的成员们·····	(214)
28	拓展·····	(224)
29	喜出望外·····	(235)
30	女明星·····	(244)
31	书商云集广州城·····	(256)
32	婚礼与搜捕·····	(266)
33	西安事变·····	(276)
34	智取·····	(286)
35	再逼海霸·····	(294)
36	合久必分·····	(301)
37	开会前夕·····	(308)
38	收服海霸·····	(315)
39	二渠道北京图书工作会·····	(324)
40	失踪·····	(333)
41	暗角·····	(340)
42	裂变·····	(350)
43	反雄激素·····	(357)

第四部分：我有一个梦

44	出山·····	(367)
45	西北王之死·····	(375)
46	白狼与麻雀·····	(380)
47	吞并江南·····	(388)
48	四川渠道争夺战·····	(395)
49	阻止美国对华制裁·····	(403)
50	大湖干涸·····	(409)
51	尾声·····	(416)

第一部分：

引 子

一只羊叫狗赶过了十字路口。狗回去了。羊转悠片时，要回时却不知归路何在。它问路人，羊家庄在哪里？曰，就在你背后，过了十字路口即是。羊悚然，暗忖道：我能走遍原野，却不能路经十字。

人就是这种一经过十字路口就迷失方向的动物。

1. 鬼打的

哈国城的午夜，街上行人稀少。偶尔驰过一辆出租车，唰——发出一阵惊人的响声。秋风令人不安地吹拂。路灯一闪一闪的，在空中冷冷俯视着地面。

遥远的星空镶嵌在宇宙的黑暗里。

寂静。

出租车司机冯浩驾驶一辆红色夏利朝北疾驰。他要回家了，直视前方。路两边的行道树在风中忽忽动荡。

突然，他一阵惊慌。他看到不远处一个穿一身黑纱裙的女人出现在路中央。他熟练地刹车，等车停稳时，黑纱裙的女人恰好就站在车门旁。他想，自己怎么没看见她从路边走来呢？又想，秋天了，她穿这身裙子不冷？

女人上车，坐在后排。

冯浩听到她用一种沙哑的阴惨惨的声音说：“去桥上，七一桥上。”

正好与他家相反。他不乐意，但又不能把她赶下去，只好听她的。他掉转汽车，飞驰而去。

一刻钟后，出租车停在七一桥头。

黑纱裙的女人下去，给他十块钱。

“不行，这么晚了，我回去拉不上客，你得给二十。”

女人不想给。他又说：

“不行，二十。”

女人阴冷着面孔，又掏出十块钱，丢进窗口，扭身走了。冯浩觉得这女人的腰身十分柔软，就一直盯着看。娉婷袅娜，女人的身姿轻灵无比。可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盯着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中等身材、理着平头、甩着手走路的男人。他眨眨眼，再看，还是男人。他有点纳闷，把车开过去想看个究竟，可桥面上已经没有人影了。

整个贯通着七一桥的七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秋风凌厉，夜鸟的叫声让城市的寂静变得野旷。四周疹疹的。他心里发毛，赶紧往回开。一路疾驰。

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已经睡去。他坐在桌边点钱，猛然一愣，脸色顿时苍白。

他看到自己手中的一沓钞票里，有两张十亿圆的阴票。其中一张上还印着名片。他吓得直冒冷汗，丢下那沓钞票，打开了家里的所有灯。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见鬼了。妻子说，你胡扯啥，快睡。

他躺在床上把这事想了一夜。第二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哪有什么鬼，肯定是遇到了一个骗子。他吃过早饭，拿着那两张十亿圆的阴票，开着车沿昨晚的路线又来到七一桥上。桥上车来人往，一切正常。他于是看看印在阴票上的名片，发现名片上的地址就在离这里不远的高台上。他驱车前往。

那是两间临街的铺子，粉白的墙上，用红漆写着天地书店几个字。书店的门锁着，看样子好长时间没开了。门锁和门扇上落着厚厚一层灰尘。有人用指头在灰尘上画了一个狰狞的骷髅。

冯浩走到隔壁一家食品店里去：

“请问……”

他吓坏了。食品店里的一个老头告诉他，书店的经理也就是他根据名片打听的那个人两个月前已经被政府枪毙了。

“他中等身材？”

“对。”

“他理着平头？”

“对。”

“他走路喜欢甩手？”

“对对。他认识他？”

冯浩半晌没回过神来。等他意识到应该离开这里时，突然刮来一阵风，传来一个声音：

“把钱还给我，那里我准备买书号的。”

这声音沙哑、阴森，就跟昨天晚上那黑纱裙的女人说的一模一样。他悚然惊惧，左右看看，没看到说话的人，只觉得耳际一阵烧痛，腮边的肌肉悸动起来。他看那老头好像什么也没听到，知道被鬼盯上的只有自己，赶紧离开食品店，走到天地书店门前，丢下了那两张十亿圆的阴票。

一阵风平地而起，阴票被刮上了天空，飘飘扬扬。

出租车司机开着红色夏利逃之夭夭。

几天以后，关于鬼打的传说遍及哈国城。传说中加进去了另外一些内容：那鬼绝对是标准的雌鬼，妖艳之极；她的前身是个痴情而后殉情的女子。她去看望过去的情人，完了打的回冥府之家。付钱时她以为司机收费不合理，就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当后来司机拿着阴票按地址去找她时，发现那儿是个名叫清凉窑的地方。在一孔废弃的窑洞里，有一个上吊而死的女子。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断气的，她的容貌美丽如初，她的衣装超凡脱俗，她浑身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她没有腐臭永远也不会腐臭。后来人们

把她装进了棺材，埋到旷野里去了，烧了许多纸，又请了几个和尚念经超度，那女鬼就走了。哈国城里再也没有了鬼打的事情。

但出租车司机们依然谈虎色变，晚上轻易不出门，出了门也轻易不拉客。好几年都是这样。

在好几年的传说中，哈国城的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保留了最不重要的而丢弃了最重要的，那就是死者是天地书店的经理，死者的声音沙哑、阴森，他说过，把钱还给我，那是我准备买书号的。

死者是个并不重要的书商。正如后来我所了解到的，在中国的图书出版界，书商属于两渠道，即以个体为主运作印刷、发行和经营书店的商品产销网点。这是一个庞大的图书产销集团。

2. 传说二渠道

关于二渠道的传说不断有人给我提起。在我和许多并不了解二渠道的人的脑海中，那传说常常有惊涛拍岸的效果。令人想见它是曾经淹没了一切、成全了诺亚的洪水。

我想，这股洪水所淹没的一切是什么？这股洪水所成全的诺亚又是谁？莫不就是读者——它淹没了读者，又成全了读者。

有人告诉我，二渠道是一种伟大的存在。我不同意。因为伟大就意味着要让人们无以附加地去赞美。又有人说，二渠道里流淌的不过是些污泥浊水，我更不同意了。污泥浊水怎么能创造那么多精良的精神食品呢？但不管怎么说，当我把那些并不可信的传说抻捏到一起时，我发现在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里隐藏着真理，在诸多疯张狂妄的举动中保留着平静和智慧。我首先认为二渠道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活力又最容易触动社会神

经的商业行为，是一种制造了精神和物质的矛盾又在更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矛盾的力量。基于这种认识，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名曰《书商的位置》。寄给很大的一家官办报纸，编辑说，写得很好，但你的有些观点不符合有关规定。我不知道对书商的规定是什么，更不懂得阐述观点必然要符合规定的做法是正常的。我索回了那篇小稿，心想姑且就让传说继续流布吧。我并没有能力阻止它，更没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对书商都有一种普遍而公正的看法。像对待其他事物一样，我应该顺其自然。

传说是这样的：

他们做书，做高档书，做低档书，也做中档书；做百科全书，做各类辞典，做人体艺术，做影艺名流，做领袖轶事，做政要秘闻，做历史人物，做现代传奇，做武林侠客，做欲海男女，做处世格言，做人生必读，做外国名著，做中国经典，做投资指南，做赚钱秘方，做公关手册，做交际大法，做变形金刚，做恐龙老鼠，做海湾战争，做名枪名车，做台历挂历，做文萃文摘，做气功百家，做阴阳八卦，做星命占卜，做梦的解析，做房事养生，做性学大全，做家庭菜谱，做食药滋补，做编织裁剪，做美容美发，做茶余饭后，做养猫养狗，做课外辅导，做考题预猜，做奇探奇案，做特工特警，如此等等，做一切可做之书，销一切可销之事，赚一切可赚之钱。

上穷碧落，下穷黄泉，书海无涯，浩浩荡荡。

这是二渠道神乎其神、扑朔迷离，好像做书就是变魔术或者玩魔方。这些渴望的魔鬼——

他们钻出地面，摇身一变，就成了文化垄断，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个人就是一家出版社，世界各地、全国范围，到处留下足迹。他们形成了偌大一张网，笼罩在中国，没有遗漏任何一

个地方，包括台湾、澳门、香港，包括天涯海角、地球之巅，乃至云中天国、地下阴间。他们最先叫摊主，后来叫书贩子，后来又叫书商，或书老板，再后来叫出版家或总编辑、总经理、总裁、总干事长，最后叫钞票大王、图书皇上、托拉斯的首领、精神帝国的总统。他们或目不识丁，或中学毕业，或读过大学，或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文化程度与事业毫无关系，人人都能成功，因为他们是天才，是弄潮儿，是冒险家，是智者，是疯子，是读者的救世主。他们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身，冲锋陷阵、人自为战，暗鸣则泰山崩颓，叱咤则中国变色。他们五花八门，三头六臂，以金钱为轴心，能组来上帝组不来的稿子，能创造轮转机不具备的印刷速度，能拥有比雪片还要多的发行量。他们把产品撒向亿万人民。他们是天使集团，是魔鬼群体，是人心的征服者。

亦鬼亦人，亦假亦真。神秘的烟岚里，各色人等大显身手，共创二渠道。这是奇迹。中国到了世纪末，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奇迹——享乐主义的奇迹。

他们背离传统，叛逆道德，一日暴富，三日精光，竞比奢华，豪烈无比。他们开辟了长沙、广州、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石家庄等等城市作为据点，吃喝嫖赌，为所欲为，哪儿有他们哪儿就是赌窝子、鸡窝子。他们疯赌一夜，输掉三十万，清晨还在赌，再输十五万，押上一本待印的书稿。怎么样？行啊，多谢。接着睡觉，晚上再赌，还是输，把我的女人给你啦，就是那个丰腴光艳的，怎么样？行啊，多谢。还来不？当然要来，把我的汽车押上，别墅押上，书店押上，把我挣钱的本事全押上。他们疯嫖，每一个城市都收买了一个靓妹啊，这是最最规矩的。他左手搂着胖的，右手搂着瘦的，喊一声打炮，就倒在了床上，才两个算什么本事？人家一夜干了五个。那也不算什么，有本事参加比赛，叫

几个鸡来轮番上手，看谁的时间长，谁的次数多，谁的花样稠，绝无仅有，房事成了艺术表演，成了体育竞赛。他们哪儿都敢住，住星际宾馆住总统套房，一包租就是两三年。他们哪儿都敢去，开着汽车，驾着飞机，坐着豪华热气球，同时申请要做登月飞船上的第一批乘客。他们吃众人不敢吃的饭菜，喝众人喝不起的酒水。他们是伟大的消费者，是优等的纳税人。他们让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者喘不过气来，仿佛仰望着山，这么高的山，中国奢侈行当中的喜玛拉雅山。

山高路险，有不测之渊，有不期之难。可一旦踏过仄径，攀上顶峰，那就是自由的金顶神仙了。

关于二渠道的传说一再地被报纸和运动强化。人们发现这股汹涌的水流常常在希望和死亡之间来回迅跑——

他们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次次扫黄打非运动，面对着并不健全的法律对他们的围追堵截。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处于奔逃之中，躲避着讨账的追捕的和知道底细的。他们的罪名是制黄贩黄、非法超印、偷税漏税、盗版盗名、伪造书号、牟取暴利、贿赂权贵、毒害人民。他们中的许多被抓住了，自二渠道存在以来，不少人被判刑，有的人被枪毙。这些二渠道的鬼魂又形成一种力量推波助澜，于是渠道更加宽阔，水流更加湍急，书商们更加疯狂。有人说那已经不是渠道了，是浑浊放浪的黄河，是一片布满大白鲨的深不可测的海域，到处是帆船，到处是船长，到处是海盗，到处都有紧张气氛，到处是逆流啊，水往高处走。

抽刀断水水更流。这股洪水违背了自然规律，在向高处流淌。

3. 出书的日子

“你在制造意向，你说的不是真实的二渠道。”我说。我又一次听到有人在说二渠道。

我的朋友从一大堆设计图案中抬起头，惊诧地瞪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你当然没有编造，但你也是听别人说的。”

“是的。”

尽管我对我的朋友的话表示怀疑，但我仍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告诉他，我想知道更多的，想知道故事、细节、人物。他摇头：

“二渠道没故事，故事全在他们出版的书里。”

我认为他的话是对我的拒绝。因为他也知道得不多。他和二渠道的交道毕竟太短太浅了。

我的朋友名叫欧阳宫，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在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自从1986年他的装帧设计在外国获得国际金奖后，他就成了装帧设计这一行里的明星。国家和出版社对他倒无所谓，二渠道却把他看作是了不起的有用人才。常有书商登门拜访，有的仅仅是想结识一下，以图后用，有的拿着书稿来请他设计封面，谈谈要求，扔下一沓钞票，告诉他明天就要。书商们的活总是很急，要求也很高，自然报酬是优厚的。设计一个封面付他的钱大都在四百元以上。他尝到了甜头，也就乐此不疲。

但欧阳宫依然不是书行界里的人。他和他们总是隔着一层。他听他们吹牛也就给我吹牛。我不喜欢吹牛，我要告辞了。

“我的书虽然不急，但你也要抓紧。丑话说在前，我不给你设